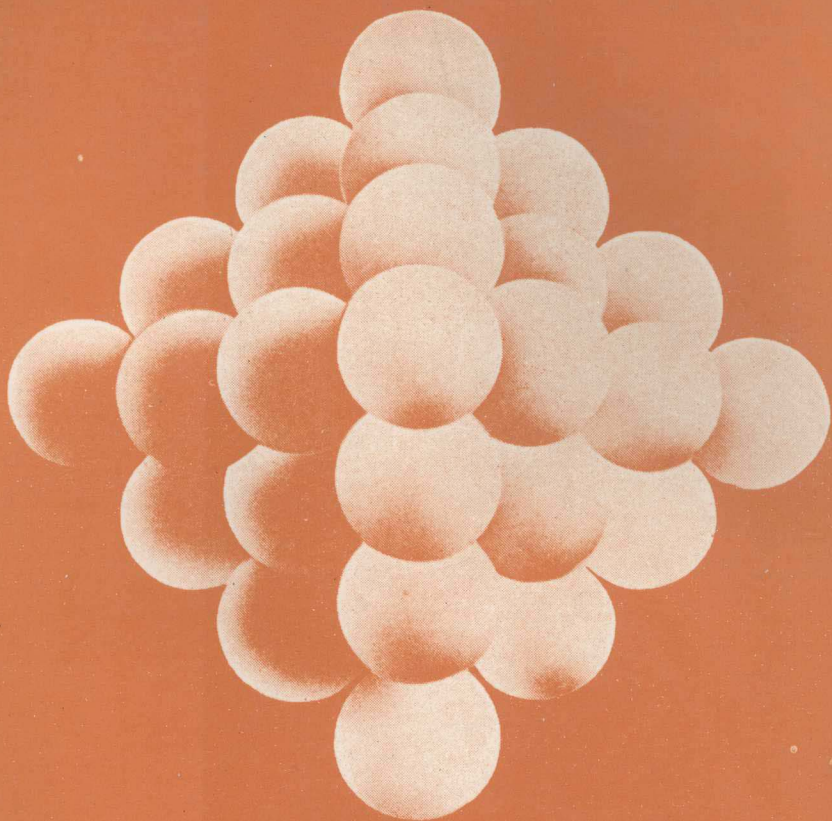




刊叢學文新國中

集選自嘯呼

司公限有份股業事化文明黎

呼 嘯 自 選 集

黎 明 文 化 事 業 公 司 印 行

呼嘯自選集

版權
翻印
必究

中國新文學叢刊 11

著者：呼嘯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中興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雅江街26號
發行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臺北縣永和市秀朗路二段161巷1號
門市部：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六號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
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
高雄市五福四路九五號
定價：精裝九〇元
平裝六〇元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三月初版
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臺業字第〇一八五號



上：民國六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攝于越南西貢市區，銅像為越南海軍創始者，左旁導遊胡小姐。
下：與家人合影，攝于六十五年冬天。





上右：攝于民國三十四年時為青年軍中尉。
 上左：民國三十五年攝于北平頤和園後山。
 下：民國五十九年七月攝于小琉球，右者小說家王賢忠。



我悄悄來了，那是山不知，樹不知，花不知，但是，
也沒有人知道我的名字，也沒有人知道我的心情，只有我
知道自己，我是帶着滿懷的寂寞，帶着滿腔的悲憤，來對
着那山高歌，那樹低語，那花吟哦，這就是我要放着春色
朦朧時悄悄來此這裡的原因。

朦朧的山，我懷疑身在其中？朦朧的景物，它們好似
夢！

剎那間，霧來了，它像仙女穿着乳白色蟬翼的輕紗，
移動輕盈的腳步，飛舞在那樹林、花叢之間，於是樹也朦
朧，花也朦朧了！眼簾外是一片白茫茫的混沌，宛如掉進似幻似
真的仙境，我躊躇着，知道那不是夢中，我悄悄來此這
知名的地方，只是企望這現實中尋找夢境。

目
錄

幽靈	晚景	二號	星星・早落	船	小傳	手跡	生活照片	素描
一〇九	七	四	六	三	一	一	一	一

作品書目

二對一	二六
尋鄉者	一六
獎	一三
山盟	一九
勳章	三九
戲中戲	二七
浪子	二七
怒海	二六

小 傳

呼嘯，本名胡秀，民國十一年九月九日，生於福建省林森縣茶園鄉。

茶園鄉，位於福州市的井樓門外，二十餘里的一個村莊。鄉名——茶園，但是那鄉村中並不種植茶葉，鄉民多以務農，他是個道地的「鄉下人」。

他童年的時光，都在鄉村度過。

他師範學校畢業時，正值對日抗戰末期。

民國三十三年初，爲響應蔣委員長號召青年從軍，他投効軍旅，至江西蓮荷青年軍幹訓團受訓後，分派青年軍二〇八師歷任中尉、上尉、少校等軍職。

勝利之後，部隊從北方轉防浙東，他離開軍隊，到浙江奉化縣政府工作。來臺後，他決心改行，從事新聞工作，擔任日報社編輯，並開始文藝創作。

民國三十九年，該報社停刊，他又重任軍職，曾經服務過北部防守區、海軍總部、國防部、

憲兵司令部、國防醫學院、運輸學校、中國電影製片廠等單位，由中校退役後，受聘青年戰士報，主編新文藝副刊。

民國四十年，他在左營海總，那段時間，出版他第一本習作，短篇小說集「狂想者的巧遇」，並接着出版散文集「多惱的愛河」和「故鄉別戀」，後來「多惱的愛河」合併於「故鄉別戀」之中，和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藤籬」。

民國四十六年之後，他陸續出版了短篇小說集「紅杏」、「山城戀」、「爬藤草」、「荒地」、「星星·早落」、「星火燎原」、「蓓蓓的歲月」、「獎」、「山盟」、「戲中戲」，和中篇小說「黎明前」、「三朵罌粟花」。長篇小說有「仇」、「珊瑚島」、「憂鬱年代」、「竹圍村」、「歲月·天涯」——該書再版時書名已改為「鬼戀」，和「滄海桑田」等。

現在，他在文藝界，除了擔任青年戰士報副刊主編之外，並擔任臺北各報副刊主編聯誼會會長、國軍戰鬥文藝小說研究會召集人、中華民國青溪新文藝學會常務理事兼秘書長、中國文藝協會理事、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監事。他對於推動文藝工作，踏實而且熱誠。

船

母親本來是個身體強壯、快樂達觀的老人，自從我們來到臺灣之後，她的身體漸漸消瘦，也沒那麼的快樂了。她常常說：現在，我拿鏡子照照，再看看過去的相片，連我自己也不認識自己了。

我想，母親的變化，可能是由於臺灣的氣候、水土、生活種種的影響緣故。

一想到風燭殘年的母親，我心裏就起了憂愁。

現在，我的環境與過去大不相同了。

當時，我到臺灣的時候，只有一個孩子，在這幾年之中，又多了梅英、友青、梅紅，我已是兩男兩女的父親了。剛來臺灣時，友年已三歲，母親身體健康，可以照顧他，玉貞也有工作，住的是公家宿舍，生活還不至於發愁。這幾年來，孩子又多，母親健康又差，玉貞要照顧孩子，要料理家務，她就不能再工作了。家庭開銷增多，我每月薪水收入有限，生活一天比一天步上困

難，萬一母親有了疾病，處境就不堪設想了。

我正爲這問題擔憂，而母親的健康却愈來愈壞了！

最近，母親的精神很壞，講話時常語無倫次。那天夜晚，我在客廳裏，母親對我說：

「志明，我們家搬到基隆去住吧！」

「住在臺北與住基隆不是一樣嗎？」母親的話的確使我感到十分詫異。

「不，」她含着迫切期望的神情說：「我們來的時候，是從基隆上岸，我知道那裏是個碼頭，可以看到海船。」

「海船媽不是見過嗎？」我說：「假如媽想看海船，那一個星期天，我可以陪媽到基隆去看。」

「孩子，媽不是那樣的意思，」她語氣深沉地說：「我是想，我們住在基隆，一天能回去的時候，我們可以乘第一艘輪船回去。」

「我們回去的時候，不一定要坐海船，」我想說：「我們可以乘飛機，要比輪船快得多哩！」

母親苦笑一下，埋怨我說：

「哎呀！你們真是……媽今年六十六歲了，你想，還能坐飛機嗎？」

「媽不想坐飛機，從臺北坐火車到基隆，只需四五十分鐘，有什麼不方便呢？」我說。

「我天天想看到海，看到船。」母親說：「我假使能看到海，看到船，心裏就舒服得多了。」

「媽一定要看海和船，這星期天我們到基隆去玩玩。」

但是，我這樣的提議，並沒有獲得母親的歡心，她默不做聲，於是我又說：

「基隆多雨，對媽的身體也不適宜。再說，我們現在住的是公家房子，不要花錢租，如果搬到基隆去，房租每月就需要幾百元，又增加一筆負擔，同時，我上班往返也不方便，那樣會增加我們更多的困難。」

母親被我這番話的道理說服了，她臉上露出一絲勉强的笑容，神情尷尬地說：

「是的，是的，那是不可能的，媽不過隨便說說吧，你不要把我的話當真的。」

於是我們才東拉西扯地談到別的事情去。

我想，老人家的想法，有時與小孩一樣的天真，那天我與母親所說的話，也沒有把它放在心裏，過去，就把它忘掉了。

以後，母親閒聊的時候，她總是提起弟弟與妹妹的事情，常常說：

「志清這孩子真奇怪，怎麼總不來信呢？」

「我想他應該結婚了？」

「你妹妹也應該出嫁了？」

「說不定他們都生孩子了？」

當母親對我提起這些事情時，我想，老人家都是關懷她的兒女，我總是附和她的意思，儘量使她開心，所以，這些的話，我說了，也算了。

不久，一天夜晚，天氣有些悶熱，我心裏也十分煩躁。大約是陰曆十二，月色皎潔，我搬了一張籐椅放在空地上，泡了一杯茶，靜靜地在想着。兩個大孩子在房裏做功課，兩個小孩子已經睡了，玉貞洗滌完畢，整理完零亂東西，她一切都安置妥當，看我在屋前坐着，她搬了一張籐椅，端着一杯茶，在我對面空地上坐下。

沉寂了許久，玉貞發出一陣低息。

「怎麼啦？」玉貞每天那樣的操勞，我十分關懷地說：「是不是身體不舒服？」

「沒有什麼，」她聲音放得很低說：「我覺得媽的精神愈來愈壞了！」

「怎麼啦？」我心裏突然又湧上隱憂。

「媽最近常常對我說，要我們搬到基隆去住。」

我凝視着她，玉貞又說：

「媽說，住在基隆可以看到海，看到船，將來還可以乘第一艘輪船回去。」

「是呀！」我感嘆一下說：「媽也跟我談過一次。」

「你對她怎麼說？」

「我對她說了許多話，她還是希望搬到基隆去。」

「後來呢？」玉貞急着問。

「後來，」我說：「我告訴她事實上困難，那是不可能的，她就打消了那念頭。」

「奇怪？」她惶惑地說：「她爲什麼會這樣想呢？」

「想家吧！」我淡淡地說。

「這不是我們的家嗎？」

「她想的是我們的老家。」

玉貞遲疑了一會，她自言自語地說：

「現在我們的生活，就不允許再有意外，看媽的情形……我真感到擔憂！」

「我也這樣想。」我心情感到十分的沉重。

那夜，我與玉貞談到母親的問題之後，大約是第三天的黃昏，我下班回來，走進巷口，看見郵差剛從我門口出來。我走進門口，就見到母親站在那裏，手上拿着一封信，翻來覆去地在仔細

看着，臉上露着從來未有的笑容。我走到她面前，她見到我，非常興奮地說：

「志明，你看，這不是志清寄來的信嗎？」

我接過母親手上的信，心裏突然怔住了。這那裏是我弟弟的來信呢？是臺中一位朋友寄來的。母親爲什麼說是我弟弟的來信呢？這顯然母親神經已失常了！我心裏正爲這突來的刺激感到惶恐，母親又說：

「孩子，媽眼睛花了，我看這些字都像蚯蚓一樣。你還看什麼？趕快撕開吧！唸給媽媽聽。」

爲這驟然的變故，我困惑得毫無主意。我心裏想，不能再給她刺激，那麼只有欺騙她了。當我決定瞞騙母親時，我佯裝着十分高興的神情，拿着信，唸給母親聽。開頭，我大意是說，一別數年，非常想念母親和哥哥，因爲交通困難不能時常寫信來。最後，我說家鄉情形一切如舊，妹妹她們都平安，請母親保重身體，不必爲他們日夜掛慮。

我說到這裏停住了。母親又疑惑地問我：

「志清有沒有說他結婚了沒有？」

「啊！」我趕快又說下去：「弟弟說在大前年結婚了，已經生了一個男孩子。」

「你妹妹呢？」她凝望我說。